

經部

春秋通說卷六

宋 黄仲炎 撰

僖公下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楚自召陵之後雖復崛强然兵車猶詳猶未離乎近

楚之國也今徐居下邳而臨淮泗於齊魯為近而去

楚遠矣而楚乃遠攻至于徐以撼齊魯若涉無人之

竟者非大有所侮而然哉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齊桓霸業既盛而志氣易盈葵丘之後謂中國已無事諸侯已帖服震而矜之於是怠忽荒政之患形焉楚雖南蠻而有智士賢才如屈完者為之謀計窺覘中國是以敢於慢侮而不顧也春秋書楚人伐徐於齊桓晚年荒怠之際其垂戒於後世明矣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諸侯在會而使大夫救徐齊侯荒怠之迹可見矣大夫專中國之政蓋自是始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鄫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夏侯勝謂漢武帝多殺士衆竭民財力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蓋廟以觀德非可苟立也夷伯魯大夫必有不當廟者故春秋因天變以示戒焉其書己

卯晦者晦朔之晦爾公穀謂之晦冥非也僖十六年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成十六年甲午晦晉楚戰于鄢陵可以類推矣

冬宋人伐曹

齊桓晩歳不獨平時所忌之國果於抗衡而所厚如宋襄亦動伐曹之師蓋欲乘其霸業之衰而代興也大抵齊桓之霸成於未忘在莒之時而壊於震矜葵丘之日一身而二變焉此國勢安危人情離合所由

判也後世如唐明皇以憂勤致開元之治而卒以驕
盈召天寶之亂者不亦齊桓之類歟
楚人敗徐于婁林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案左氏秦之伐晉也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
少于我鬬士倍我公曰何如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
寵饑食其粟三施而不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
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戰于韓原

敗之秦獲晉侯以歸夫兵以氣勝氣之餒壯由兵之曲直我直彼曲則我氣壯而彼氣餒矣我曲彼直則彼氣壯而我氣餒矣晉侯背惠食言以致秦師不反已而鬬是已居其曲敵居其直此秦人之氣所以倍於晉而晉所以敗於秦也春秋書韓之戰以為氣餒而貪戰者之戒明矣哉或問秦西戎也始見於春秋宜不以爵氏人名稱之也而書秦伯何哉曰秦守本爵無吳楚之僭詩採秦風書錄秦誓秦之列於諸夏

久矣故春秋亦無外辭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左氏曰隕星也凡星隕至地即為石隋大業十二年有流星隕于吳郡為石本朝治平三年有星隕于義興為石以是知隕石者隕星也莊七年書星隕而不言石此言隕石而不言星者杜預云彼見星之隕不見在地之驗此見在地之驗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

其實而書之故文異也六鷁退飛者飛而退却之狀也或曰石後數鷁先數二傳以為目治耳治視之察之信乎曰聖人肆筆而書從魯史舊文爾書曰三帛二生一死贄此先數之辭也又曰牛一羊一豕一此後數之辭也豈亦有所謂目耳視察之異哉春秋書五石六鷁大旨謂宋襄無德而圖霸故變異見于國中星隕墜鷁飛退却喪敗有證而猶不悟卒為泓之戰敗而死之也後世人主其可睹天戒而不懼哉

是月者文誤也上書戊申朔此承上文當云日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秋七月

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

曹伯于淮

淮水名也詩云鼓鍾將將淮水湯湯鼓鍾伐鼛淮有

三洲周幽王所以亡也此會于淮得非合諸侯以奉

舟楫之游乎齊桓之志荒矣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楚病徐而齊不能治顧遷戮於附楚之國是以有伐厲伐英氏之師所謂室於怒而市於色者也

夏滅項

魯滅之也案左氏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故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據經書夏滅項猶言夏取鄣秋取根牟則左氏之說信矣二傳謂齊滅之而經為之諱者妄也若齊實滅項而經

為之諱遂以魯滅之辭書則魯何罪哉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

春秋不書齊人止公而書至自會於夫人姜氏會齊侯之下則公之止于齊而見釋於聲姜之請可知矣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觀魯僖之事非不仁而辱者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左氏載齊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及管仲桓公卒易牙寺人貂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宋襄公以諸侯伐齊齊人與宋人戰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蓋義兵也何以書曰左氏載事有牴牾難盡從者如云齊桓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為太子是也此非左氏載事之誣乃不能辨誣爾夫當國家未有事變之際而早立嗣子以君父命足矣何待屬於鄰國之君以召外來之變哉管仲雖不以王

道佐其君然非甚愚者何至若是蓋仲之罪特在於不能為其君身後之慮早建嗣子致有後日之亂使宋襄得以乗之而決非屬孝公于宋襄以為太子也凡世之姦人茍欲濟其所欲者必附之於義如欺人孤幼而利其財者必假曰吾受其先世所屬而經理其家焉爾宋襄之謀何以異此蓋宋襄自僖十五年伐曹已有圖諸侯之志幸而齊桓死諸子爭亂無虧立而孝公奔宋宋襄之得孝公不啻如獲奇貨至寶

矣於是挾之以伐齊而懼不足以勝也則託之曰是齊侯仲父嘗屬此於我也以孝公為先君所命則其名正以巳為齊侯所屬則其辭順名正辭順雖齊國之人亦有不可致詰者幸而戰勝卒立孝公故國史書之以為信然而不知宋襄實欲立威攘霸特借孝公以挫齊所謂受屬於齊桓管仲者蓋誣死而誑生者之辭爾此其為術不待智者而後能知之也左氏乃受其誣可謂惑矣

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狄救齊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齊桓公卒踰年更甗之戰而後得葬春秋備書之以見桓公身後之禍如此其甚也桓公霸諸侯幾四十年伐楚卻狄因以成一匡之烈及身死在殯五公子爭立國内大亂同盟之國攘臂伐之而霸者之澤遂斬何哉古之王者由修身齊家而推之治國平天下蓋其立治有本而施諸外者皆其餘功也是以享國

長遠而無患若夫霸者惟區區用力於其外而所以立其本者不暇講矣故齊桓内行不修嬖寵如夫人者六人多愛牽之嗣不早定末年荒怠狎近羣小寺貂易牙之徒弄權撓政而身歿之禍有必至者矣管仲家備三歸無格君之學謂桓公淫欲無害於霸趣辦目前而不為百年之計功烈卑陋宜曾西之所恥而不為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

宋師伐齊狄不義宋而救齊以其不能勝也而又挾邢人以討從宋之衛是激於義也狄稱人何也以其人邢不得不人狄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北杏之會齊霸之首事也雖人心始疑於齊然所致者猶有四國也今宋襄圖霸爲盟於曹國之南是不能致曹而乃枉駕以盟曹也曹弱於宋而鄰於宋者

猶且不服況諸侯乎故曹南之盟所與偕者僅一邾人而已寡助如此而以求霸是亡舟楫而涉不測之淵未有不死於溺者也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左氏載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況敢用人乎觀此則知宋襄之惡甚於桀紂矣二傳謂用者扣其鼻以血社非也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

用山川其舍諸其言用者祭而已矣蓋夷蠻之俗往往有殺人祭鬼者故左氏謂宋公使邾子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是也

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當人心渙散之際而借無忘齊桓之德之名以糾合諸侯楚人之謀也楚人爭霸始於此矣春秋不先楚乃所以深抑之

梁亡

案左氏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是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亟城弗處以罷其民民罷而潰則國已亡矣國亡而後秦取其地非因秦取之而後亡也故春秋不得言秦取而以自亡為文焉明自亡者民亡之也然則世之人君務廣地而不修德設險而不得民封疆雖拓城池雖壯而百姓離散

不足與守之者可無鑒於此哉是以秦皇帝兼并天下東城北築雄據關中負百二山河之勢而德政不修海内愁困民不勝儆遂起而亡秦故秦之亡亦以民焉秦亡於民而後漢取之非因漢取之而亡也亦梁亡之類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新作者不因傾壞徒欲新美而改作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

言言必有中是知聖人不欲勞其民於無益之務也
魯僖公嘗修泮宮作新廟矣而春秋不書蓋為宮廟
以事祖考獻戎功魯人頌之殆有國者不可廢故不
書也新作南門新延廄皆所不必務者是以惡而書
之也故曰春秋之紀事為戒而已矣

夏邿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西宮者公羊謂之小寢穀梁謂之閔宮從公羊之説

則經何以不書小寢如薨于小寢之類從穀梁之說則經何以不書閟宮如立煬宮之類而曰西宮何也杜預云公別宮也蓋公宮之外更為宮於西如後世所謂離宮別館者以其踰乎舊制故春秋因災變而書之以為戒也

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則是欲藉楚之力以合諸侯也姦盟犯義至此極矣後世人君有茍圖得志於天下而不憚於結外兵如唐高祖之於突厥石晉之於契丹者皆宋襄之徒歟

夏大旱

春秋或言不雨或言旱或言大旱何也不雨之害比旱為輕大旱之害比旱為重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

以伐宋

宋襄公求諸侯於楚而與之為會不虞楚人之詐而執已也可謂甚愚而貪無德而求諸侯以自貽伊慼者矣楚子執宋公而不書楚執者甚楚子而惡之也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捷者宋捷也齊捷戎以中國而捷戎狄可以言捷也故曰戎捷楚捷宋以夷狄而捷中國不可以言捷也

故不曰宋㨗其不曰宋㨗者不忍言宋也變中國之道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于薄釋宋公

會于薄釋宋公者葢諸侯請於楚而釋之也操縱在楚也其不曰楚釋而以諸侯自釋為文者存中國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夏宋公衞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宋襄公自執滕用鄫以失人心而反求諸侯於楚盂之會為楚所執辱使諸侯請於楚而後釋之人心既離國勢方挫楚宋之不敵已不待識者之見今乃不量力而鬬以僥倖於萬一其衆敗身傷也不亦宜乎蘇軾氏以宋襄比王莽謂其執鄫子用於次睢之社若犬豕然此而忍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戰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欺諸侯人能紾其兄之臂以取食而不能忍於壺飧者天下必知

其不情也信矣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宋襄公乗齊桓之喪伐齊以立威故齊孝公亦乗宋襄之敗伐宋以修怨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襄王不聽富辰之諫道狄以伐鄭既又納狄女爲后

醜其行而廢之狄人怨之故王子帶因之挾狄師以

伐周王出適鄭處于氾書曰天王出居于鄭以爲後

世人主違忠諫之言啓異類之侮者之戒焉其云出

者自國都而出也其曰居者明天下皆王居也

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諸侯滅人之國多矣未有書名者而衛侯獨名三傳

皆謂惡滅同姓故名之也夫異姓之不可滅猶同姓之不可滅爾况晉滅虢齊滅紀楚滅夔皆同姓而未甞名也苟以為惡衛侯而名之則晉齊楚皆無惡乎杜謬謂春秋上書衛侯滅邢而傳寫者見下文衛侯燬卒遂誤增其名爾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禮未有姑而逆婦者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禮可知

矣

宋殺其大夫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

春秋書追有二莊公追戎與此追齊爾然莊公之追戎也不先言戎侵伐我者戎不犯魯也不犯魯而追之是無寇而生事也僖公之追齊也先言齊人侵我

者見齊已寇魯也縱其已寇而後追之是兵不素備也無寇而生事故追于濟西不言其所止兵不素備故言至巂弗及見其懼而弗敢及也夫善為國者静而能安動而能强静而不能安則自敝而疲民動而不能强則自歉而畏敵故漢武帝窮征宛漠空竭海内則静而不能安者也即經書公追戎于濟西是也文帝歲苦邊患師出無功則動而不能强者也即經書公追齊師至巂弗及是也此可為有國者戒矣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千乘之國兵不素備一旦有倉卒之警則乞諸其鄰已非立國之道矣況乞師於荆蠻者哉引非類以鬬同室非義也示弱於楚人以啓其輕諸夏之志非謀也故書曰公子遂如楚乞師以為後世失義與謀者之戒焉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

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人圍宋而四國從之助荆蠻以虐中國也春秋爵四國而人楚者四國之君親至而楚子不親將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侵曹伐衛兩舉晉侯而不言遂者蓋晉既侵曹更謀伐衛非以侵曹之師遂加之衛故兩言之也曹衛楚之與也晉欲討楚必先討曹衛義也何以書蓋文公名為討曹衛附楚之罪然實以雪其不禮於晉公子之憾爾湯一征自葛始為匹夫匹婦復讎也豈以報已之私憾哉齊小白過譚譚不禮焉及得國而遂滅譚其與晉文侵曹伐衛之事一耳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晉强非公子買所能抗不卒戍衛非買之罪也而刺之濫殺大夫也不言殺而言刺内辭也

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晉文公城濮一戰大挫楚鋒不惟立齊霸業而南鄙之兵自是不窺中國者久之比齊桓盟召陵之明年

而楚遂稱兵弦許無所忌憚優劣相遠矣何以書曰春秋正其誼明其道而已矣功利不與也齊桓無王命而專征卒不以侵陵問楚聖人以王道律之誠有罪矣然齊桓必先得諸侯而後加師于楚氣象雍容奉辭而致討以直情使人未有他技巧也至晉文乃欲因挫楚以霸諸侯成功於期月於是奇謀詭計無所不用矣當宋被楚兵而告急於晉晉侯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

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又曰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凡先軫所以為文公謀者皆詭道也晉文卒用其計故能合齊秦之力堅宋人之志攜曹衛之心而挑子玉以速戰雖荊楚頓挫霸業亟成而人謀益以黠世變益以下矣故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

齊桓公正而不譎正之為言猶直也聖人合二霸而論之若曰齊桓雖為有罪然較諸晉文之譎則猶直爾自晉文以譎濟霸圖而後世之君臣凡求得志之速勝敵之驟者咸祖之巧詐百出機穽横生化人為鬼魅使天下不得休息可勝嘆哉惟蜀諸葛亮用兵行師本於仁義不用詐謀如魏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亮制而不許又欲請兵五千循秦嶺而東直取長安以為一舉而咸陽以

西可定而亮亦不從蓋亮之規摹直欲以數十萬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建旗鳴鼓直指魏都豈肯翳行竊步事一旦之譎以窺咸陽哉斯可謂明春秋之義矣

楚殺其大夫得臣

得臣楚子玉也城濮之戰子玉實為主帥貪戰而敗見戮於國宜也何以書蓋聖人借楚以垂戒也自古人君用兵致敗不自引咎類皆歸罪於謀臣主帥而誅之以快敵國之意者未有能復振者也惟秦穆公

以殽陵自責卒赦孟明魏司馬昭引二敗以罪己悉宥諸將故能使人心愧悅轉敗為功況楚殺得臣而晉文為之深喜則知得臣者固晉文之所忌也國有人才使敵國望而忌之庸可殺乎今楚殺之以快敵君子是以知楚之無能為也

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

齊桓既殁諸侯之所畏者楚而已一戰勝楚則諸侯將馬往哉故踐土之盟八國驟集若執券而取諸鄰者威驅勢廹之效非天下心悦而誠服也

公朝于王所

公朝于王是也朝于王所非也蓋晉文致王于踐土而因以諸侯朝之也齊桓自北杏創霸垂三十年而後有定王世子于首止之事蓋前乎首止雖直為僭竊而非挾天子以令諸侯也晉文入國之初即謀定

襄王既勝楚即作王宮于踐土以諸侯見名為尊周實挾天子以令諸侯爾葢其規模由先軫教之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志在求諸侯於是託勤王之義以信服之如曹操挾獻帝以爭天下名為漢相實漢賊爾故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晉文廢衛侯而立叔武故踐土之會稱衛子是也衛

侯因楚以歸而殺叔武不書不罪其殺也孔子善衞

侯因楚以歸而殺叔武不書不罪其殺也孔子善夷齊則叔武之義宜效死不立而已公羊子曰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衞侯之不得反故於是已立然後始反衞侯非也如公羊之言是教貪奪者為自文之說也使衞侯終不利其國而長往則叔武將何辭乎故觀春秋則知高廟正刑辟於邦昌之僞立不為過矣

衞元咺出奔晉陳侯欵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

晉文公踐土之盟使衞之臣奪君位温之會使陳之孤奪父喪蓋急功利者至於亂人父子君臣之義而不顧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天王狩于河陽

晉重耳自踐土作王宮邀致天子至温之再會天子猶在焉蓋自夏徂冬歷三時之間使璪旒黄屋役役

於道塗以為巳號令諸侯之柄則重耳不臣之罪可勝誅哉左氏述晉侯召王以諸侯見而經不顯言召王者明為臣子不忍直斥至尊之辱也其曰天王狩于河陽者蓋天王因為晉侯所致而從獸于河陽也王之不王亦已甚矣温即河陽也揔衆地曰河陽指一地曰温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衛元咺訟衛侯于晉晉為之執衛侯而歸元咺是抑君而臣是助也三綱五常之理熄矣

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葛盧來遠人服也何以書春秋之義不欲其務勤遠畧也魯僖有喜大好名之心而事不務實如詩頌蠻夷率服可見矣介葛盧來公不在國豈無辭以卻之哉餼之芻米期其再至是欲沽服遠之名而已他

日侵蕭之禍魯實啓之也唐太宗時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納貢魏徵力諫以為遠荒入貢勞敝邊民非中國之利信矣哉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王人王子虎也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列國之大夫也以大夫敵王人則諸侯敵王矣

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晉人秦人圍鄭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聘諸侯非正也況三公兼冢宰乃坐而論道王朝之大臣至貴重者也其可薦幣於諸侯之庭乎

公子遂如京師

凡書大夫如京師者見諸侯不朝而聘也

遂如晉

公子遂受命而如京師不受命而如晉故曰遂如晉其遂如晉者私事大國以求尊其國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左氏謂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濟西本曹地晉文討曹分其地以與魯是魯得於晉賜而非以力取之也何以書曰曹非天討而被削地之誅魯非王命而受加地之賞奪彼與此徒出於晉人之私而已矣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戴禮明堂位謂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於是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未言魯相傳久矣君臣未嘗相弒禮樂政俗未嘗相變也此皆漢儒夸語爾魯弒三君初稅畝作丘

甲政逮於大夫豈得為君臣未嘗相糾禮政未嘗相
變哉即此觀之則前所言成王以天子禮樂賜周公
而魯公得用之皆不足信矣程氏説易之師有曰居
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
為也豈有為人臣所當為之事而可用人臣不得用
之禮樂哉蓋當周衰之時諸侯僭天子非一國矣齊
桓欲封禪晉亦郊鯀魯郊祀后稷以配天皆僭禮也
聖人以為書之不可勝書故特舉其非時災變卜不

從者併為後世戒也所謂非時者禮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蓋啓蟄之時則夏正建寅之月周之三月也經無書三月郊者蓋得時則不書也其以四月五月九月郊則書之所謂災變者郊牛之口傷鼷鼠食牛角牛死之類是也然則何以或言牛或言牲禮養牲必在滌三月先郊之三月卜牛得吉而養之三月始成牲也故經於正月則書牛如宣三年正月郊

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之類是也正月牛方在滌未得為牲也於四月則書牲如僖此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之類是也牛在滌三月已成牲也所謂卜不從者禮百神之祭不卜而郊獨卜以其最大也卜之道三卜當郊之月上辛中辛下辛爾孫覺謂月三旬之辛是也過乎三卜則非禮矣天心不享故卜不從也三望者先儒謂分野之星非也虞典稱望秩于山川楚昭謂江漢雎漳楚之望也而未嘗

及分野之星也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凡不在其封内者則不祭魯之三望必有出乎封域之外者故悉數之也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昔杞伯姬來朝其子是子未為君而挾之以朝也今杞伯姬來求婦是婚非使幣而苟焉以成也其悖禮甚矣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春秋書遷有二義曰某人遷某者惡在遷之者也其曰某遷于某者惡在自遷者也自遷者猶可以無遷也夫國無小道用之則存不道用之則亡傳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鄰夫何遷之有不知出此而惟偪是畏惟地利是擇偪者無已則遷者亦將無已是徒勦民而已非善為謀也周有西戎之難以東遷而遂衰楚有羣蠻之叛以不徙而復振故經書衛遷于帝丘其垂戒於後世明矣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秦穆公違忠臣之諫而動無名之師千里襲人不知人之得乘其後匹馬隻輪殄滅無反春秋諸侯用兵之謬未有如秦之敗于殽者也然晉之敗秦亦有三罪背惠一也君喪在殯而主乎戰二也兵以詐勝三

也晉文公之得國也秦納之其敗楚也秦助之其會諸侯也秦無役之不與焉是秦施德于晉也圍鄭之役秦背晉而盟鄭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是文公之深德秦也文公即世雖敵患不在後人而先志可忘乎禮喪不貳事有服金革而無避者蓋以寇在門庭國之存亡所係也魯伯禽服喪之日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事勢迫切而征築同舉此蓋有不可一朝居之患不得已而然者秦師之襲鄭

也孟明聞鄭有備曰圍之不可攻之不克遂滅滑而還是秦自滅滑無關晉事且秦既旋師而晉之疆場固無恙也非有背君父之喪無臣子之慼也春秋之法凡兵以詐勝者曰敗其師秦師還晉及姜戎要擊之蓋姜戎素居西戎諳熟秦事上下山阪技與秦同於是借為犄角出其不意扼之於殽陵險隘之間雖幸而勝秦非用兵之正者矣或曰襄公欲紹文之業不得不借強秦以立威強秦敗則列國不敢侮矣故

先軫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且兵貴奇勝聖人惡之何哉曰春秋正其誼明其道而已矣功利不與也夫兵以奇勝者孫武之術豈聖人之教哉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非正也男子不絶於婦人之手以正終也

隕霜不殺草

經書隕霜二一曰隕霜不殺草一曰隕霜殺菽蓋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霜當殺草而不殺草異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未當隕霜而殺菽亦異也

李梅實

李梅冬實物反常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春秋通說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通説卷七八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任嘉春

春秋通說卷七　　　宋　黄仲炎　撰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桓王崩七年而後葬見諸侯不恤天子之喪也僖公以夏四月葬而王使叔服先二月至魯見天子急於奔諸侯之喪也冠屨倒置至此極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天子錫諸侯者三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如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黻冕圭璧然後歸是也諸侯歲時來朝則有錫如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乗馬又何與之元衮及黼是也能敵王所愾則有錫如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朝饗之是也魯桓

以篡弑得國王不能討更追錫之王之失道甚矣若夫文公成公皆非終喪入見與歲時來朝敵愾而獻功者而王錫命之是恩禮之妄施也

晉侯伐衛

左氏載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故襄公旣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温經不書朝王而書伐衛者朝王正也伐衛不正也春秋之紀事爲戒而已

矣故書其不正者不書其正者也伐衛之爲不正何也不務德而務兵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衛人伐晉

衛人以小加大不量力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魯以公孫敖會晉侯政在大夫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唐太子弘受春秋於率更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弑其君䫆然廢卷曰聖人垂訓何至此耶瑜曰孔子作春秋善惡必書故商臣之罪千載不滅弘曰然所不忍聞願讀他書嗚呼此不特太子弘不知春秋而郭瑜所對亦豈知春秋者哉世有不辨五音而借聽於聾者太子弘之於郭瑜是也夫亂臣賊子有内蓄姦謀外務掩覆如晉盾許止之類固以書名史册爲懼矣若其直情徑行敢犯大惡如楚商臣者即梟獍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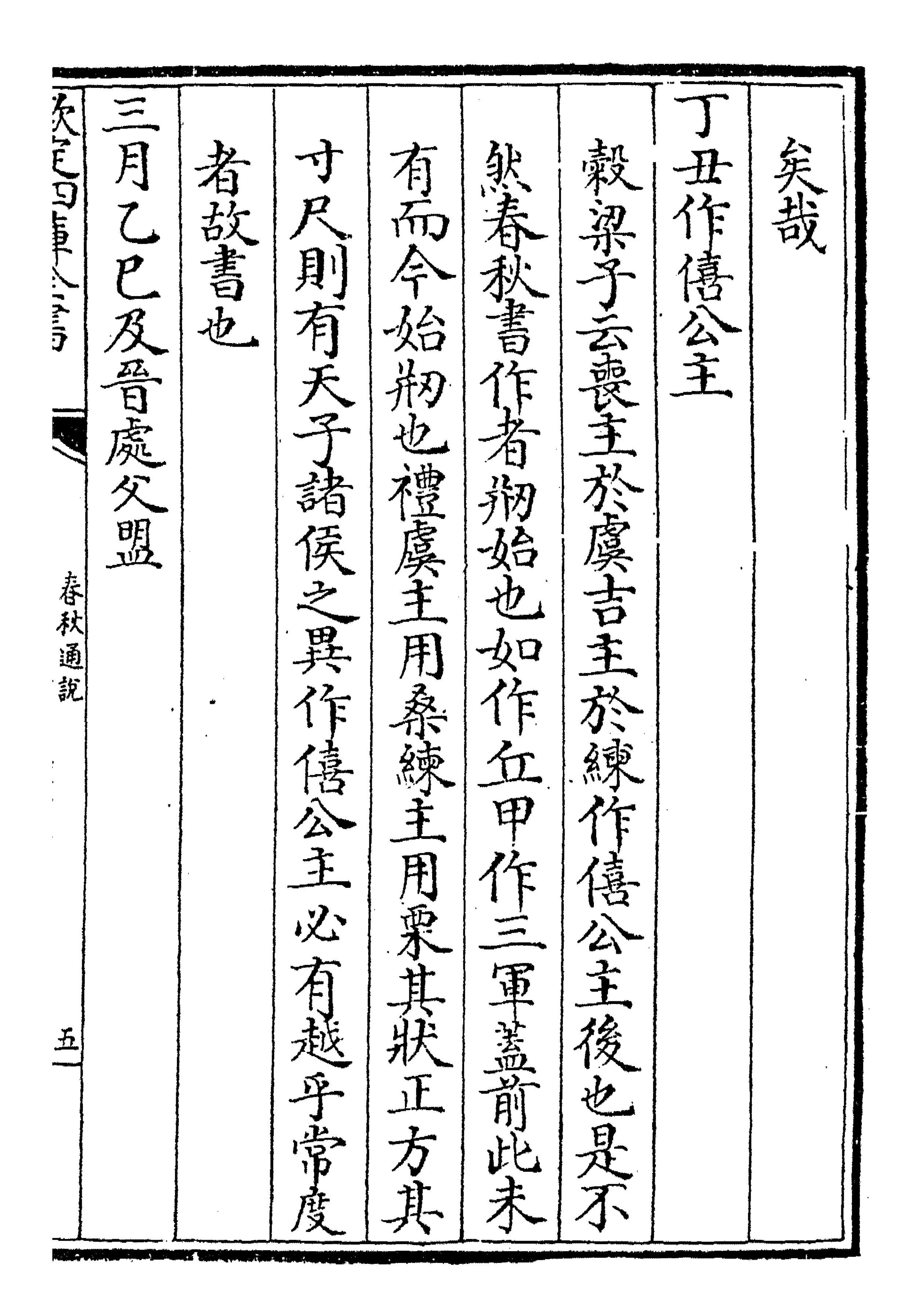
蜥惟噬齧是逞何暇懼夫千載不滅之名哉然春秋所以書者正以明其為禍之慘使世之為君父者知所謹戒以務絶其萌焉爾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楚商臣之禍由楚子頵之不早辨也楚子頵之不早辨何也夫為世子立師傅是世子之德所待以成者也師傅之邪正而世子之善惡分焉故世子與正人居不能不正猶生長於齊而不能不齊言也與不

正者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而不能不楚言也商臣蠭目而豺聲固爲忍人然觀其一日弑逆之事皆出其師潘崇之謀則其平日之所見聞薰染者可知矣是則商臣之惡不得專爲氣質之咎也師傅非人而君不早辨此亂之所由作歟嗚呼使郭瑜而知此必足以袪世子弘之惑矣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秦穆公反自殽陵悔過自誓未幾尋怨再致彭衙之衂是雖悔其非而未嘗改也悔而不改何取於悔哉晉襄得志於殽可以已矣當秦兵再至則脩文告以御之君魯展禽所以犒齊師者秦必愧而反矣不此之圖而逞志於再戰是則晉襄之罪也葢秦穆憤於敗而不能平晉襄狃於勝而不能屈血氣用事而無理義以養其心終於稔怨結仇黷武殘民而已春秋書秦晉之戰所以爲世之不能懲忿窒慾者之戒嚴



矣哉

丁丑作僖公主

穀梁子云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後也是不然春秋書作者剏始也如作丘甲作三軍蓋前此未有而今始剏也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其狀正方其寸尺則有天子諸侯之異作僖公主必有越乎常度者故書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晉士縠會盟諸侯晉政在大夫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僖公三時不雨必特舉三首月此則歷時而數何也蓋僖三十三年間久不雨纔一見而已故詳言之文十八年間久不雨者凡三見焉故從省文也縠梁子以爲閔雨不閔雨者妄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大事于太廟者吉禘也未除喪而吉禘非禮也其不曰吉禘而曰大事者禘者審諦昭穆之謂也今行逆祀躋僖於閔上以臣先君故不得云禘也以此垂戒而後世猶有以恭陵而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如東漢之君者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

使大夫納幣禮也何以書或曰惡居喪而圖婚也是

不然案魯以此年十一月當除喪若納幣在十一月以前則爲喪娶在十二月則否今春秋槩以納幣繫於冬時之下不明其爲十一月與十二月者則知聖人所惡不在喪娶矣或又謂若使納幣在十二月喪事甫畢而遽圖婚亦有所未安者是亦不然魯人有朝祥莫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聖人酌人情之平不應既除喪而更以喪娶爲罪也然則何以書趙子謂婚禮不當使公族貴遠嫌也

故魯公子遂宋公孫壽納幣然後書之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夏五月王子虎卒

外諸侯之大夫卒必有赴于魯者而經不書不以大夫同於諸侯也王朝之卿卒赴則書尊王朝也

秦人伐晉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

春秋書外國之灾有因弔問而知之者有聞而知之者宋大水公使弔焉是因弔問而知之者也六鷁退飛隕石雨螽之類非弔問也特聞而知之爾雨螽者自上而下者也如漢建武中陳留雨穀如稗實脩大定中京師雨毛如馬尾者皆自上而下也物自上而下者異也雨螽爲甚矣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巳巳公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城濮之役晉車七百乘輔以宋齊秦三大國之師葢僅而勝楚今以一大夫將偏師而伐之何易歟此非晉之君臣敢於易楚也葢其意謂楚方圍江而吾不能救則無以爲盟主必救之而憚於合諸侯於是姑出偏師以存救江之名而已故陽處父之師不徑以赴江之急而迂其途以抵方城之外於是號于人曰吾伐楚所以救江也且自秋圍江而晉逮冬遣救兵由他道遲徊數月間楚師已下江城久矣夫非有救

患分災之實而竊其名以欺天下不忠莫甚焉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逆婦而不言逆者之名蓋微者也古者冕而親迎猶以爲輕春秋諸侯但使卿行已非禮矣況微者乎王通氏曰婚禮廢天下無家道矣

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成風僖公之母莊公之嬖也死而稱夫人葬而稱小君所謂並后耦嫡亂之本也惠公仲子亦以妾亂正也而不稱夫人是當時猶不以夫人稱之也今以夫人稱成風則已甚矣或曰子爲君而不得尊其母可乎曰爲人子以所當得者加於其親而親安之則孝在是矣苟以其所不當得者加於其親使其親無以安之可謂孝乎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葬我小

君成風王使名伯來會葬

榮叔之賵成風猶宰咺之賵仲子也名伯會葬抑又甚矣

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

春秋書內大夫出聘者其旨有四有書以見簡禮者

有書以見諂禮者有書以見大夫專命者有書以見大夫私行者所謂簡禮者公孫遂如京師叔孫得臣如京師之類是也諸侯不朝而使大夫聘也諂禮者季孫行父如晉繼於公孫敖如晉之明年之類是也使幣頻煩而不知節也大夫專命者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之類是也非君命而行也大夫私行者公子友如陳公孫茲如牟季孫行父如陳之類是也蓋公子友以原仲之舊而茲行父以娶婦之故於是托君

命以遂其私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自文公怠棄時政以閏月爲非常月而廢告月之禮漸致其後雖常月亦不告矣此子貢所以欲去告朔之餼羊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齊靈公與臧紇言伐晉臧紇對曰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非鼠而何觀魯文公聞晉難而伐邾取邑是亦臧紇之所謂鼠者爾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案左氏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故趙盾使士會先蔑如秦逆公子雍先蔑之使也荀林

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不聽既而趙盾與大夫皆患穆嬴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故令狐之戰先蔑奔秦大抵平其心以觀天下之故則是非利害未嘗不甚明一或錮於貪欲之私則如逐鹿者不見泰山矣觀荀林父之戒先蔑者平心之言也故卒不能逃其所料惟先蔑之意在於覬覦立君之功而不暇擇焉將以求福乃更得禍此可為行險者之戒矣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晉大夫者蓋趙盾也趙盾夾輔幼君以靖晉國之難攝主齊盟使不失霸業可謂有功於國家者矣扈之盟何以書蓋盾内專廢置人主外專盟諸侯非人臣所得爲者此而不治則僭攘之禍接踵於後世矣漢史嚴延年劾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雖寢不報而朝廷肅然敬憚焉夫霍光輔漢功不細矣而延年至

以無臣禮劾之漢史以朝廷敬憚稱之豈非有得於春秋之義哉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春秋大夫之專國者未有不外結强援以自固者也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其姦謀可見矣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伊洛瀍澗中原之近境而謂之雒戎者蓋戎居其間也案左氏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宣三年楚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蓋成周伊雒之地往往皆戎居之故聖人惡而書之為後世華戎雜處之戒也自此義不明而後世有因匈奴日逐之至而建南廷以安納之如漢世祖者矣徙武都之氏以實關輔如魏太祖者矣此春秋之學所以不可不講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觀遂之專敖之恣則文公之不能制其臣可知矣

叅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宋昭公立二年閒大夫之見殺者再奔者一或由强宗犯公室如前年穆襄之族帥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故書曰宋殺其大夫是也或以婦人奸國政如此年襄夫人因戴氏之族殺司馬公子卬逐司

城蕩意諸故書曰宋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是也蓋紀綱不立政權紛亂則君臣不能相保且仕於亂邦濫嬰戮辱非君子見幾之道也垂戒之義明矣大夫書官而不名史略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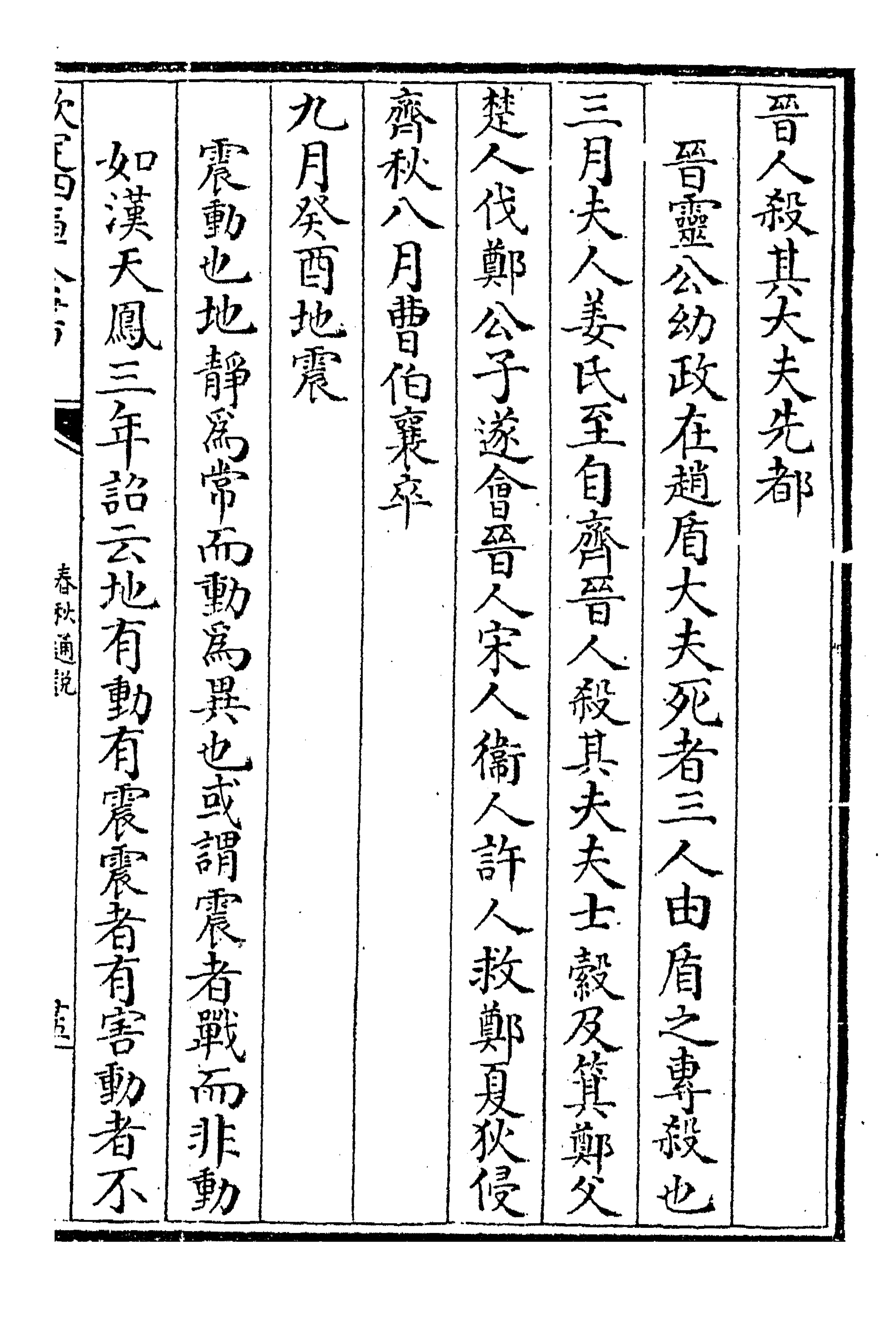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夫人姜氏如齊

婦人歸寧常事也何以書趙子曰無父母而歸寧非禮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是弃天子於諸侯也況自文公即位以來王再遣使會僖公成風之葬今天王崩魯不得不一報禮公孫敖將命而逃至於踰時然後叔孫再往又在毛伯求金之後若有甚不得已者其爲慢上無君可見矣天王崩何以或書葬或不書葬蓋周以葬期告魯與魯遣使會葬則書之不然不書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晉靈公幼政在趙盾大夫死者三人由盾之專殺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

齊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震動也地靜爲常而動爲異也或謂震者戰而非動

如漢天鳳三年詔云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

害是震與動異也曰非也動甚爲戰戰生於動爾豈可岐而二之哉

冬楚子使椒來聘

桼左氏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於是出師以伐鄭遣使以聘魯以此見後代之邊患未有不因制防之隙而肆其侮也書所謂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信矣哉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仲子惠公之嬖成風僖公之母也仲子繫之惠公可也成風繫之僖公何哉蓋以仲子爲妻者惠公也故曰惠公仲子以母成風爲夫人者僖公也故曰僖公成風因仲子成風以見惠僖之過也然惠不能正家而乖庶嫡之分僖欲厚其母而不節以禮鈞是二者則惠之過甚於僖矣衣服曰襚所以送死者成風旣葬五年而秦始歸襚不及事矣此又以見秦人之失禮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此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皆脫人字如夏五闕月是也說春秋者皆云不稱人狄之也抑不思春秋諸侯舉無道之師以伐人者衆矣孰非可狄者何獨是耶宣二年秦伐晉猶此年伐晉也而以秦師書成四年鄭伐許猶三年伐許也而以

鄭伯書定四年晉伐鮮虞猶昭十二年伐鮮虞也而以晉士鞅衛孔圉書何爲而不狄之哉此可以見其說之窮矣

楚殺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於鹹

經書敗狄于鹹猶書敗狄于箕敗狄于交剛者惡詐戰也明中國不以信義服其心而區區挾詐以勝之也經書狄三有曰狄曰赤狄曰白狄未嘗有所謂長狄者長狄之名起于左氏釋鹹之戰云獲長狄僑如於是公穀二傳因之遂有横身九畒之説大而異之之論其後劉向又指以爲晉齊魯三國篡弑之證可謂誣矣此聖人所以不語怪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子叔姬者公之子未嫁者也卒而書者已許嫁而待以成人之禮也

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城其國邑宜無待於帥師也行父帥師以城諸鄆何也歉於義也案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則知諸魯地

也襄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則知鄆莒邑也莒邑而魯城之是城非其所有之地也城非其所有而慮莒必争於是乎將兵以往焉故曰歉於義也其後城成郛至於帥師者蓋懼齊之強猶有說也若城啟陽雖魯之地亦帥師而往者蓋欲務廣地於封疆之外故借兵力以威其鄰也是亦歉於義故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蘧篨

辛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太室屋壞

書太室屋壞者明不當壞而壞也文公怠禮荒政不足以承宗廟之祀或者陰譴所形乎唐明皇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宰相宋璟蘇頲以爲三年喪未終不可巡幸壞壓之變天戒也請罷東廵脩德以荅至譴此即春秋書太室屋壞之義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

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自魯仲遂及晉趙盾爲衡雍之盟而後文公倡衛鄭以從晉凢公盟公會皆仲遂主之爾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垂隴之盟士縠主諸侯之盟新城之盟趙盾主諸侯

之盟而不以士穀趙盾先諸侯者存君臣之分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彗屬也偏指曰彗光芒四出曰孛其言入于北斗者公穀所謂入于魁中是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趙盾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是過而能改

也何以書曰不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過也捷菑欲以庶奪嫡是非顯然天下誰不知之盾亦自知之矣而慮其不能加諸人也於是借八百乘之力以壓之既而屈於邾人之言有終不可以勢力刦者然後退聽烏得爲改過而無罪哉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凡嗣子即位逾年則稱君未逾年則稱子未逾年而

稱子者明先君歿未逾年縁孝子之心痛割方新不忍稱君且歲不二君也舍立未逾年而稱君故春秋從而君之所以見舍之非禮焉爾亦猶宣十年齊惠公卒嗣子立未逾年而以爵通於諸侯故春秋亦從而爵之也若夫商人簒弑之惡則不待辨矣

宋子哀來奔

宋子哀者何宋君之子也春秋書君之子曰子如外書子糾子奚齊內書子般子野之類是父雖無道子

不可以逃之也子而逃之失子之道矣宋子哀來奔

其諸以昭公無道而逃之歟左氏曰高哀非也當以

經爲斷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女嫁必待男乃行也子叔姬之嫁也不由逆婦而自

歸于齊失待男之義矣單伯送之尤非禮也齊人既

執單伯又執子叔姬是必齊以事怒魯故執其使與

其女以恥魯爾左氏謂子叔姬者齊侯舍之母非也

經未嘗有他國自因其國內之人而言執者豈得謂之舍母哉今叔姬稱子蓋子者時君之女方嫁齊明矣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書司馬華孫惡世卿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公孫敖棄君命而從已氏以自絕於其國罪之大者也今其卒喪皆書于經若不以罪去國者此可見君弱臣強雖大夫有大罪而罰不能加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視朔者朔日視朝也朔者一月之始也朔不視朝則一月廢朝可知矣書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以見文公自正月至五月廢朝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公羊子曰泉臺者郎臺也先君爲之巳毀之蓋臆說

爾若實是郎臺而經何以謂之泉臺乎左氏載有蛇自泉宫出入其國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葢魯以泉臺蛇妖所出而壞之也善乎魯申繻有言曰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今文公不知脩德以弭之顧乃歸咎於土木之無知而毀之豈不惑哉故書曰毀泉臺言非勝不祥之道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春秋不名弑君之賊者有二或賤而不足名也或衆而難於定名也宋昭公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而見弑焉蓋衆而難於定名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氏載諸侯之大夫伐宋討曰何故弑君既而立文公而還故春秋書曰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明不能討賊也或曰宋昭公不道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而見弑焉禍由已召雖不討賊不亦可

乎曰不然昔紂爲不道武王起而伐之應天順人之舉也而伯夷非之孔子曰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而謂武未盡善明君臣之義不以無道廢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薨于臺下非其所也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春秋篡弒之賊如魯桓齊懿蔡侯般楚子虔之類雖幸免於王法之誅而卒受殺身之禍豈非天網不漏其以此始者必以此終歟弒商人者不名蓋賤者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

案左氏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

宣公長而屬諸襄仲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太子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之立宣因交通宫掴奪正而與邪也故書曰子卒子者未踰年之君也不言弒内辭也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則賊可見矣故曰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夫人姜氏歸于齊

夫人姜氏文公之妻太子惡及視之母也惡視既爲

仲遂所殺姜氏不勝其痛棄魯而歸齊觀其將行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此其情豈不大可哀哉春秋書姜氏歸于齊歸齊云者言不復返魯也此所以見文公用一仲遂致貽身後之禍不能保其妻子如此然則有國家者可不選任忠賢俾輔于後嗣哉

季孫行父如齊莒弑其君庶其

春秋通說卷七

春秋通說卷八

宋 黃仲炎 撰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宣之遂猶桓之翬也或曰譏喪娶或曰譏不親迎其猶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者乎

夏季孫行父如齊

世謂季孫行父家無私積魯之忠臣也今觀春秋書季孫行父如齊則是附姦黨惡之輩豈得謂之忠臣哉仲爲不道殺嫡立庶舉魯國之人皆疾之使行父而忠於魯必以死爭之矣今不惟不能爭又且翼成其事當宣公篡立之初則爲之納賂於齊以請會如其所爲是亦一仲遂爾其後仲遂既死宣公既覺懼公孫歸父之害已而後號之人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嗚呼當其時不能治也而嘆息於

易世之後其將誰欺然則其家無私積者猶公孫弘之布被焉爾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流放之也書曰放驩兜于崇山是也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無罪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春秋之亂至於篡弑之紛紛者無他焉由王室不競而強大之邦力可以討賊者苟於貪賂而不顧也自

強大之邦茍於貪賂而不顧使世之亂臣賊子得以賂免於是篡弑之禍始接踵於天下矣故許田入鄭而桓篡成郜鼎入魯而督罪釋濟西入齊而宣位定春秋備書于冊以見利賂之禍如此其極使爲人上者必務禁絶之而後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動於惡矣

秋邾子來朝

邾自僖文之世常與魯抗今宣篡立而反朝之非畏

魯乃畏齊也齊恱魯之利邾畏齊之壓而公論不復

存矣此所以為春秋之亂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

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秦之與國也左氏載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

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

成夫機心一動鷗鳥高飛況於人乎秦弗與成是晉

人以詐失之也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左氏載孔子曰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説者多從之謂弑君者穿而非盾也盾之

不幸特以亡不越竟反不討賊受此名爾不知非孔子之言也夫春秋以弑君名趙盾者豈以天下至惡之名而加之無罪之人哉蓋趙穿之弑實趙盾主之也朱氏論此謂如司馬昭之弑高貴鄉公雖非昭自下手而所以使賈充成濟之徒抽戈用命者昭也謂非昭弑可乎觀弑靈之後宣子復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蓋盾之於穿豈特不討而已又且使之援立新君以固其位觀此則穿之弑非盾使之而

誰也夫内蓄不臣之謀而外爲掩覆之迹當時之人有不能盡知者而春秋必察焉以正其名則無所逃罪矣故曰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魯郊僭禮也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是於僭禮之中又知天意之不享也

葬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蓋名爲伐

戎實在偪周也

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

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

取向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荅反其敬行有不獲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魯宣公挾齊侯以平莒郯之爭而莒人不肯是行有不獲者反求諸已可也怒而伐之然且不可況因以爲利乎公伐莒取向蓋負販小人之所羞爲也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陸淳云子公弑君之賊其惡易知子家縱其爲逆罪

莫大焉故書爲首惡也是不然觀左氏鄭靈公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子家即歸生也方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未可則弒未成及子家既從則弒遂成是成弒君之事全在子家豈止於縱人爲逆也哉然鄭靈公不以禮遇其臣至於食大夫黿名子公而弗與以激其怒又自怒而欲殺

之爲君如此雖欲無亂亦不可得已

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左氏載春公如齊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秋高固來逆女自爲也夫人所以能自立於天地間者義而已矣苟爲不義則自視歉然惟人之畏百骸四體豈復我有哉觀魯宣公以不義得國倚強齊以自固土田薦賄玉帛造庭舉千乘之國惟齊是聽令遂見

偪于齊連昏於齊之大夫而不敢違焉此孟子所謂人役者也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齊高固脅娶魯女而挾以歸寧魯國之恥也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螽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

自伐萊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黑壤之會晉人止公以賂免焉蓋宣爲不義不特齊人得以無道加之而晉人亦得以無道加之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是無故而廢君命者惡而書之宜也公子遂如齊至黄有疾乃復是有故而返

者何以書曰人臣奉命而出雖有疾不當復也有疾
而自復猶無君命也禮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
辛巳有事于太廟
或謂春秋書大事爲禘祫有事爲烝嘗非也烝嘗四
時之常祭故春秋書丁丑烝乙亥嘗不曰于某宮于
某廟也惟三年一大祭故書禘于太廟或書大事于
太廟其實一也案春秋閔以二年八月薨僖二年當
除喪爲大祭至五年再大祭八年三大祭故經於僖

八年書禘于太廟是也文十八年二月薨宣二年當除喪爲大祭至五年再大祭八年三大祭故經於宣八年書有事于太廟是也豈得謂之丞嘗也哉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辛巳有事于太廟既卒事矣聞卿佐之喪可以無繹而繹猶不廢至於萬舞惡其聲聞而去籥焉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也所以見宣公薄卿佐之喪也雖然仲遂不道之臣也死而免於戮而見薄於君宜也何

以書曰仲遂久專國柄作威作福雖宣公爲仲遂所立而卒不能堪焉於其生也忌之於其死也幸之故書曰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明宣公無悲慼之心者由仲遂專國之所致也此所以戒人臣也戴記檀弓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此漢儒所傳爾卿卒不繹禮之常者也若夫春秋所書之意有不止此者非漢儒所能盡傳也繹者祭之明日享爲尸之人及凡執事助祭之人也穀梁子謂祭

之旦日享賔是也在商謂之彤在周謂之繹萬者舞之摠名也武舞用干戚文舞用羽籥

戊子夫人嬴氏卒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喪事有進而無退凡葬未啓殯日雖吉而遇雨止可也若既啓殯不為雨止矣然則冒雨乎曰喪禮有所

謂潦車蒙笠者蓋備雨有具也今遇雨止無備可知

矣春秋書雨不克葬惡薄其親也

城平陽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齊

侯伐萊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衞侯鄭

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

于扈冬十月癸酉衞侯鄭卒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

缺帥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洩冶

左氏載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則焉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此非孔子之言也昔者紂爲不道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以比干爲仁則必不以洩冶爲非矣邦無道危行言孫此世之明哲見幾不仕而高尚

者之爲也若夫有位于朝食君之禄則旣以身許國矣豈可緘默苟容與俗俱靡以自立辟爲戒以善保身爲得哉此非所以爲人臣之訓也雖然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非以罪洩冶也所以見君殺諫臣未有不喪亡者也是故桀殺龍逢而夏亡紂殺比干而殷亡觀洩冶見殺其明年靈公弑又明年楚遂縣陳可爲後世明戒矣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奴顔事齊致其恱以歸田可恥也已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其曰崔氏惡世官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公孫歸父帥師伐邾

取繹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

齊惠公卒嗣子立未踰年而以爵通於諸侯當凶釁而行吉禮無君臣父子之義矣

饑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此討賊也何以書權在荆蠻也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公孫寧儀行父者陳大夫之與其君淫使其君見弑者也楚子不討而反納之其殆二臣許以陳輸楚故使之爲鄉導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孔子荅季路三軍孰與之問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

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葢用兵
臨敵不貴乎徒勇而貴乎能懼徒勇而不能懼則不
量彼已之勢不度可否之宜嘗試一擲其能戰勝鮮
矣又易之師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凡主帥而不
能制命亦未有不敗者也晉景公繼靈成之後霸業
不競諸侯解體楚雖荆蠻而君明臣良兵鋒四克彼
已強弱之勢亦可想見今楚方圍鄭鄭遂降楚晉人
救之已無及矣當時晉大夫如士會荀首皆知楚之

未易敵而不欲戰惟先縠耻於避楚以中軍佐先濟于河荀林父實主中權無所節制始欲斂兵而卒不果也蓋先縠狃於徒勇而不能懼林父奪於輿尸而不能決犯馮河之戒失長子之職則其喪師於邲不亦宜哉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陳附楚者也宋以清丘之盟而伐之衛背盟而救之伐者義而救者不義矣然宋以附庸之蕭見滅於楚不勝其憤楚之私而洩其怒於陳非實為中國伸其義也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

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自晉霸不競而楚爭諸侯於是伐陳而陳服討鄭而鄭降圍宋而宋請平往往駢首南向者不止此矣然陳亂無君而楚來討賊國人皇皇惟命是聽固不足責至如鄭宋被圍初皆闔城拒守綿歷時月力不能支然後請服此亦有不得已者獨魯不然方楚子在宋兵未及魯而望風納賄惟恐或後是以有穀之會

焉此可見魯君大夫苟免自營怵於威武之甚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

潞子嬰兒歸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按左氏王孫蘇與召伯毛伯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

公及毛伯衛子捷即札子也威福君之大柄亷恥國

之大維今子弟專殺是君無威福之柄也朝臣爭政

是國無亷恥之維也君無柄國無維所以爲東周之

哀亂也

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初稅畝

古者井田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耕之以奉其上所謂藉也藉之為言借也借民力為之而非稅也今魯初稅畝是於公田之外又稅其私畝也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壞井田之制開厚斂之門使民不聊生國無善治蓋自是始矣

冬螽生

螽始生者為螽螽蜚蔽天或來自他處不必見其生也故不曰螽生螽生於境内見其生也故曰螽生左氏公羊皆云不為灾非也凡物不為害不書周之冬夏之秋也秋稼結實而螽生敗之豈得不為害哉

饑

春秋書饑者凶荒之甚者也莊公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亦饑歲也而不言饑蓋當時雖無素備然猶知告

糴于齊以爲凶荒之救故其民猶未至於流亡也今宣公歳饑見於再書者是其國既無蓄積之備又無救荒之策坐視其民之飢而死爾蓋必如詩所謂饑饉降喪民卒流亡孟子所謂凶年饑歳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矣故春秋以饑書也嗚呼使民至此烏在其爲民父母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昔者聖王之於遠畧也蓋有道矣於其來也接之而

不傷義於其叛也討之而不傷仁肅愼來賀王命賄之無過禮也故曰接之而不傷義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不窮追也故曰討之而不傷仁春秋霸者始異乎此方其致荒服之親附則屈意奉承周旋無間如晉侯會狄于欑函是也及乘其衰亂則窮追深入殄滅無遺如晉師滅赤狄潞氏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是也斯二者皆非所以爲待要荒之道故春秋書之以爲戒也

夏成周宣榭火

臺望氛祥榭講軍實成周之地有宣榭者興王之遺迹也宣王承幽王之後中國衰弱强暴侵陵於是脩車馬備器械南征北討中興王業其用武於四方則必有講肄之所即成周宣榭是也宣榭火興王之迹泯矣故聖人重之而書示不忘古也千載而下尚有悲石鼓文字之磨滅如韓愈氏歌詩者不亦春秋意乎

秋郯伯姬來歸

郯伯姬來歸出也讀詩至葛覃則知婦人事君子之

本苟失斯道至於睽孤宜矣故書以戒婦人也

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巳未公會

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公弟叔肸者公弟之爲大夫者也大夫卒故書也其曰公弟猶曰公子也以先君之子稱之故曰公子以今君之兄弟稱之故曰公弟所以書者用見魯之大夫皆公族爲之爾左氏謂凡稱弟皆母弟非也同先君之氣類即爲兄弟豈得以同母稱弟異母不稱弟哉此非聖人之教也程氏謂先儒說母弟者蓋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蓋爲嫡爾非以爲加親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月秋七
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甲戌楚子旅卒
吳楚之君不書葬者春秋惡僭號尊王室存中國也
其以子稱者從本爵也
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
至笙遂奔齊
歸父襄仲之子宣公之黨故聞宣公薨而遂奔齊也

奔齊而不奔喪無君臣之義矣禮人臣受命在外聞君薨畢事則奔喪未畢則爲位而哭

欽定四庫全書 乾隆御覽之寶

春秋通說卷八